

■新作聚焦

赵本夫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

“活着”的深邃意蕴

□白烨

在数十年来的小说创作中,赵本夫用源源不断的艺术作品告诉人们:他是一个艺术上很有想法,写作上总有办法,力求以超拔的艺术运思不断改写自己的“狠角色”。长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就是沿着这一创作路数坚持前行的新收获,或者说是“赵氏写法”结出的新硕果。

《荒漠里有一条鱼》写的是一个叫鱼王庄的村子发生的种种奇闻轶事,但作品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叙事脉络,有关鱼王庄的种种传说与故事都是由不同的人物依次带出并连接起来的:先是子女众多的船夫老八、四处游荡的小乞丐螃蟹各有其难的生计与活法,随后是村长老扁、药师梅先生各有气象的经历与作为。其间,还有泥鳅、冉爷爷、杨八姐、秋月、梅子等人的遭遇与大黑牛的故事相互穿插,鱼王庄不堪回首的过往和举步维艰的现状,就这样以交叉连缀的方式在人们面前渐渐呈显出来。这个坐落于黄河南岸的黄泛区荒漠中的村庄,因为常年遭受洪水侵袭和风沙蹂躏,早已不适合人们居住和安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村庄,是因为无家可归的“拾荒人”聚居。但诚如初次邂逅它的梅云游所感叹和预言的那样:“这个外人看来的生命禁区”,实为“一块安身立命的福宝之地”。

由于天灾人祸的交相而来,鱼王庄让人们看到的更多是“生命禁区”的一面,它“福宝之地”的一面,更多存在于以老扁、梅云游为代表的鱼王庄人的美好向往里。为了把这种向往变成现实,老扁、梅云游等人始终信守“鱼王庄不治住风沙,就永无天日!治住风沙就得栽树,想栽树就得活着”的理念,并通过各种方式把它变成鱼王庄人的共识乃至信仰。这种由现实提取出来又超拔于现实的人生理念,使得鱼王庄人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虽然遭受着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经受了各种考验与磨难,但却顽强而坚韧地活了下来,在人口繁衍、村庄建设等不少方面有所进取、发展,谱写了鱼王庄不屈不挠的生存抗争史与生命奋斗史。

鱼王庄的故事,概要地说,是难以存活的普通人“活着”的故事,是无处存身的拾荒者“创业”的故事。在鱼王庄人“活着”与“创业”的故事里,长于思想的作者在其中埋设了许多深层意蕴,这使得作品一方面在故事层面上几近写实,一方面又在意象层面上格外超拔,构成了巨大的思想与



艺术的张力,使得作品更显深邃,更为雄浑。

鱼王庄人以老扁为代表,在治沙和植树方面,起初主要是基于“活着”这一基本需求的。但这样基本的生存需求实现起来何其不易,何其艰难。在无序又动荡的民国乱世,那几乎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孤军奋战。在日本侵略中国并把一切据为己有的时候,护林护树则完全是虎口夺食,甚至要付出被侮辱、被杀戮的生命代价。由于错误政策和蛮横领导的阻挠与干扰,植树的成果有时也遭到损毁,现实与理想渐行渐远。当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老扁和鱼王庄人不仅把植树造林当做“活着”的条件与理由,把其看作是生存的依托、延伸,在认识上更为坚定,而且提升到了理想的境界。作品的最后部分写到老扁回到鱼王庄,看到的一切似真似幻:“他看到鱼王庄的树木又起来了,而且和一百单三村的林子连成一色,已经成为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他以为自己还在梦境之中,但村里人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的。”理想成现实,梦境成真实,这是鱼王庄人怀抱既定目标不懈努力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舍生忘死换来的生存哲学。可以说,这是人

赵本夫在精神层面上的不断拓进与艺术表现上的着力探求,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荒漠里有一条鱼》,也预示着赵本夫小说创作因为观念的不断更变、写法的不断拓展,还有发生新的变化的可能。

的生命意识的自主觉醒与自觉升华,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滋长与发扬光大。

小说在内蕴上的创新,既是作者既有创作理念的折射,也是他在艺术拓进中获得的新理念的具体呈现。赵本夫的小说创作通常都带有较为突出的理念元素,但因为他的生活积累丰富而深厚、表现手法多样而有力,他的一些理念通常又与故事相辅相依、水乳交融,使故事引人入胜又启人至深。在《荒漠里有一条鱼》里,治沙与植树的主题一直都很突出,但因为与生存有涉、与生命有关,就显得入情入理。还有,像《荒漠里有一条鱼》这样在更宏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场景中,书写人与树木的相互依存,人和自然的内在关联,也凸显出作者在看取人生与世界上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观念,对单一的和分离的自然与人文观念构成了超越。

可以说,作者在精神层面上的不断拓进与艺术表现上的着力探求,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荒漠里有一条鱼》,也预示着赵本夫小说创作因为观念的不断更变、写法的不断拓展,还有发生新的变化的可能,这是更令人关注,也是更为令人期待的。

■看小说

杨静南《高墙》

坍塌与重建

杨静南的短篇小说《高墙》(《青年文学》2020年第8期)一万余字的篇幅里,涉及了爷爷、父亲和林婉然老少三代人,他们的思想观念有传承、有融合,也有抵触,而他们的命运和人生境遇都无一例外地被时代的风潮所挟裹,重新经历着某种精神向度上的审视和被审视。

林婉然硕士毕业,虽然只谋到了一个普通的培训机构教师的职位,但她注重生活中那些“让人舒服”的细节,比如,她会把一枝新剪的绿萝插进窗台上的玻璃缸,以这样的方式让父母了解她内心深处的小小旨趣;她会时刻提醒自己,在任何场合都要努力地保持着端凝的微笑和“轻盈优雅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一切,都是来自她爷爷的影响。林婉然不屑于父亲林春生那套自欺欺人的庸人哲学,而深深地崇敬和爱戴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的爷爷,这不仅仅因为她的名字是爷爷起的、从小由爷爷带大,更是爷爷一生“忘我、无私”并且“把这看成是人生最高境界”的价值观带给她的深远影响。爷爷住所大厅的墙上高挂的那些照片,更如一座精神的丰碑,那上面的“优秀人物”都是爷爷的学生:有官员、企业家、军官、医生、工程师,甚至还有诗人。在内心深处,她早已把自己和爷爷大厅“照片墙”上的那些学生排列在一起。可是,林婉然原以为坚定不移的信念,却接二连三地遭受了打击。高中同学聚会时,她发现几个昔日的死党早已三观不合、渐行渐远,尽管“所有人都活得要比她滋润”,对此她并无丝毫羡慕,但听说当年“最有才华的同学”,她一直自认为是精神同道的萧峰入赘了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林婉然突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伤害和“背叛”。父亲林春生也不失时机地向她“爆料”:爷爷天天挂在嘴上的好学生、市医院科室主任肖仲平上个月被警察抓捕;爷爷还有一个在市教育局当副局长的学生,到处吃拿卡要,在社会上名声差得要命……在父亲眼里,这些挂在“照片墙”上的都是一些“智商品质差”的人,爷爷花了一生的心血去培养他们,倒不如多培养一些“心地善良、勤劳踏实的普通人”。林婉然虽然并不接受父亲的观点,但却明确地意识到“思想深处的某样东西动摇了”,她惊讶地发现,萧峰面临的问题她也一样面临着,其实,她脑袋里也装着让人鄙夷的念头和不可见光的思想,只不过她从来都假装它们并不存在”。

这是艰难的时刻,是去意彷徨的时刻。能够让林婉然“有勇气超越原生家庭的市民品位,有力量抹去萧峰背叛带来的伤痕”的,只有爷爷和他的照片墙。她急切而又自信满满地来到了爷爷家里,希望把自己的“硕士照”挂在那面如同爷爷的生命一般宝贵的照片墙上,为爷爷增添一丝新的荣光。可是,到了爷爷家,她看到爷爷摔倒在地上,他正打算爬上高墙,摘下墙上最大的、曾经让爷爷引以为豪如今却成为阶下囚的“廖伯伯”的照片。林婉然这时看到了柜子顶上的破纸箱、相框上缘厚厚的灰尘、屋顶上的水渍痕……这些不为人们悉知的裂纹和污垢,一如难以预测的世事人心。来自爷爷“是我没有教好”的喃喃自责,其实并不能越俎代庖,承担和解释所有的变故。爷爷毅然决然地把那些相框全部烧毁的行动,在最后时刻赋予了林婉然一种全新的、思辨的力量和勇气。

(刘凤阳)

李天靖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自修》杂志副编审李天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8月3日在沪逝世,享年75岁。

李天靖,中共党员。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等待之虚》《秘密》《你成为你诗歌的猎物》等。

■关注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和战略推动着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催生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问世,产生了越来越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华水塔》就是其中一部。这一次,他进入地处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的那片宽广辽阔而神秘奇异的山地原野,将目光聚焦于我们中华民族母亲河发源地的生态问题,一边艰难地行走,一边进行认真的调研考察,以一个作家独有的目光与思考讲述着保护生态环境的生动故事,揭示了三江源地区生态脆弱的现状,传递了深厚的情感能量和思想力量。

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是我们国家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这三条江河被称为孕育中华民族生命的母亲河,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斗争和发展命运的血脉。保护三江源就是保护母亲河,就是守望我们民族的好日子、好时光。这个道理认识起来并不难,但我们却在现实中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三江源的生态危机已经极为令人担忧。由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生态破坏,已经危及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沿线的各大城市和乡村,并且使河流的源头地区也没能幸免。虽然国家不断投入资金,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三江源的生态危机仍然远远没有解除。《中华水塔》在引言部分就摆出大量的案头资料,文中对人类良知的失却和责任担当的无力,表示了深深的痛心和理性的谴责,并确立了作品的问题导向意识。

三江源的地理环境、生活形态、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在作家的眼前展开。在日月山唐蕃古道上,他跨越时空,寻到了十几个世纪以前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足迹,还原了青海湖最短也是最重要的支流尉迟川“骑马过河踩死鱼”的原始生态模样,与今天的青海湖的生态现状进行鲜明的对比。在常年干旱无雨的共和盆地,他寻找到了曾在这里建立的大型劳改农场旧址,几万服刑人每天轮流在几近干涸的小河沟里取水的场景历历在目。在黄河源头巴颜喀拉山的生态敏感区星星海,作家得知仅在短短的20多年里,星星海一半以上的海子就在天地间蒸发了,变成了荒滩和沙窝子,有些地方的河流还出现断流现象,紧接而来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沙尘暴。而被称为“天神后花园”的雪山脚下,到处是旅游者留下的垃圾,环保志愿者们不得不请求过路的司机帮忙,顺路将垃圾带出保护区。在如同传说中一样美丽的通天河边,作家看到了大大小小近百个采砂场把河两岸本就脆弱的植被大片大片地撕裂,把河道挖得支离破碎。在楚玛尔,作家看到由于狼、熊、狐、鹰、雪豹等高原动物大量被捕杀,高原鼠兔没有了天敌,故而无节制地繁殖,导致草原上到处是鼠兔的洞,并在地下连成片,造成草场的严重退化。进入可可西里,作家的情感似乎变得悲壮起来了。这里是藏羚羊的天堂,千万年来安宁而平静。然而有一天,为商业利益所驱使的犯罪分子突然冲了进来,对藏羚羊进行了手段极为残忍的血腥屠杀,这一物种几乎灭绝。在这危急时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那就是英雄索南达杰,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世人对可可西里的关注,而这时,藏羚羊已被屠杀得只剩下不足1万只。国家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现在藏羚羊种群得到保护,数量也发展到7万多头。可可西里的惨剧,至今都是我们的痛点和耻辱。

坦率地说,任何一个作家,当他思考生态环境题材的时候,都是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悲观的。《中华水塔》也不例外,作者对三江源深情而忧伤的基调一直贯穿作品始终。事实上,这种基调并非全都是愤怒谴责的悲观情绪,而又带着直面现实的勇气,带着敢于思考探索的态度,更是带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去寻找这样一个地区:人与环境的友好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危机中寻找转机,从人类严重的过失中看到人类正在进步。也许,这种思想探索通过一部作品还无法完成,但却能够使作品原本忧伤的基调透出动人的诗意,从而使主题思想具有诗或散文一样的张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描写的那些生活在三江源地区经受着生态危机折磨,勇敢自觉地站出来保护生态环境,守望母亲河源头的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成为作品表现的亮点。他们是三江源的守护者,也是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建设者。有了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的思想立意就超越了一般环保题材的作品,从而有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共和县林业站的工程师郭增鸿从青年时代起,就在这里治沙栽树。为了找到一种能在这荒漠干滩上生长的树种,他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可以说,他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度过了一个个艰苦的日子,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就在几近绝望的时候,他选择的乌柳树在沙窝里挣扎着,意外地存活下来,并且抗住了风沙。如今,这个树种在这里撑起了一片绿荫。然而,郭增鸿知道没有充足的水,树没法活下去。而在荒漠上最缺的就是水。于是他发明了一种“水钻造林”的方法,治理了三万多亩的荒漠。面对四百多万亩的荒漠,他要走的路虽然还很长,但他眼中充满着希望。

桑杰是当年部落的好猎手,擅长猎捕藏原羚(白屁股),作品描述了他当年猎杀“白屁股”的情景:“只要那斑白色在沙丘间一闪,桑杰一枪打过去,几乎百发百中。”过去他一直为自己而骄傲,现在却感到特别恐怖。一想起来就心痛。如今,他已经以赎罪的心态成为“白屁股”最忠实、真诚的保护者。共和盆地像他这样赎罪的猎手很多。于是“白屁股”又多了起来,它们安静地吃着草,再不用担心有猎枪对准它们。

隆宝湖的“鸟人”文德江措,他永远用望远镜警惕着每一个进到隆宝湖地区的人,生怕有人对这里的黑颈鹤心存不轨。只要被他盯上,他就用非常粗暴严厉的态度进行驱赶。看到他现在风餐露宿的粗犷模样,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一名温文尔雅的小学老师。实际上,他在隆宝湖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当护鸟员保护黑颈鹤已经30年了。每年黑颈鹤产卵孵化季节,是他最辛苦的时候,他得日夜守候。除了防范偷猎者外,还要防范其他天敌来偷蛋。在漫长的工作中,他发现人类与鸟类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是人所应该站到的位置和心态,隆宝湖愈野生愈迷人。

穿着一身绛红色袈裟的果洛周杰,以大慈大悲之心致力于高原雪豹的保护,被人们称为“雪豹喇嘛”。他原来对雪豹知道的并不多,在一次偶遇远渡重洋来考察的近80岁的美国动物保护专家乔治·夏勒博士后,他才知道雪豹的珍贵,体悟到自然生灵的重要,开始追求人与动物之间那种“灵魂相遇”的崇高境界。于是他加入保护雪豹的队伍,成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者。科学家吕植则被誉为“雪豹妈妈”。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参与雪豹保护活动,还不断动员当地牧民和群众一同参与,协调好民生与环保问题,努力设计建造一个个“生态特区”。她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肯定。

杨欣,一个充满激情的长江探险漂流者。当长江漂流成为历史以后,他就来到了源头地区,转身成为一个民间环保人士。30年来,他不断成立专项民间环保组织,展开了许多项目,如自筹资金建设可可西里第一个自然保护站,接着又建立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等。还有读法律的硕士研究生张海洋,他愿意到唐古拉山回收垃圾。他和志愿者每天把收集来的垃圾打包,动员路过的司机们把垃圾带出保护区。这项工作开展得很艰难,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

这样的人物故事在作品里还能读到很多。也许,从整个环境保护大局来看,他们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但这些弱小的力量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种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意志和动力。他们汇集在一起,就是三江源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延伸开来,就是一种心怀家国的人民精神。

《中华水塔》对三江源地区高原、荒漠、森林、河流和各种野生动物生动细腻的描写,不仅表现出作家的深情,更是反映出作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思考,作品丰实的主题内涵所提炼出来的几个思想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共鸣:

一是必须敬畏大自然,承认人类的渺小。人类在发展进步的同时,滋长出一种狂妄自大的思想,以为自己是自然的主人,失去了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其实,面对劫后余生、千疮百孔的大自然,人类不得不承认自己终究是个失败者。在《中华水塔》中作家说道,青藏高原的每一座山都是神山。我们对这神山只有敬畏,才能正确清醒地认识自己。

其二,人类源于自然,不可脱离自然寻求发展。人类生活的所有一切,都是大自然所赐予的,应时常心怀感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运紧紧依赖着三江源,我们只有和三江源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诚如作者在《中华水塔》中所言,无论对于大自然还是三江源,人类都必须明白,我们掌控不了自然,自然却掌控着人类的命运和脉搏。

其三,人类偿还的方式,就是把大自然重新交给大自然。像三江源这样特殊而又敏感、脆弱的生态区域,不搞大发展,不搞大开发才是根本,才是出路,才是真正将它交还给大自然。诚然,作者在《中华水塔》中提到,人类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生态的干预和破坏,但也不能任其发展,良性介入有助于自然恢复生机。保护环境生态,是为了人类自身更好地发展。

——长篇报告文学《中华水塔》给我们的启示

□张陵

